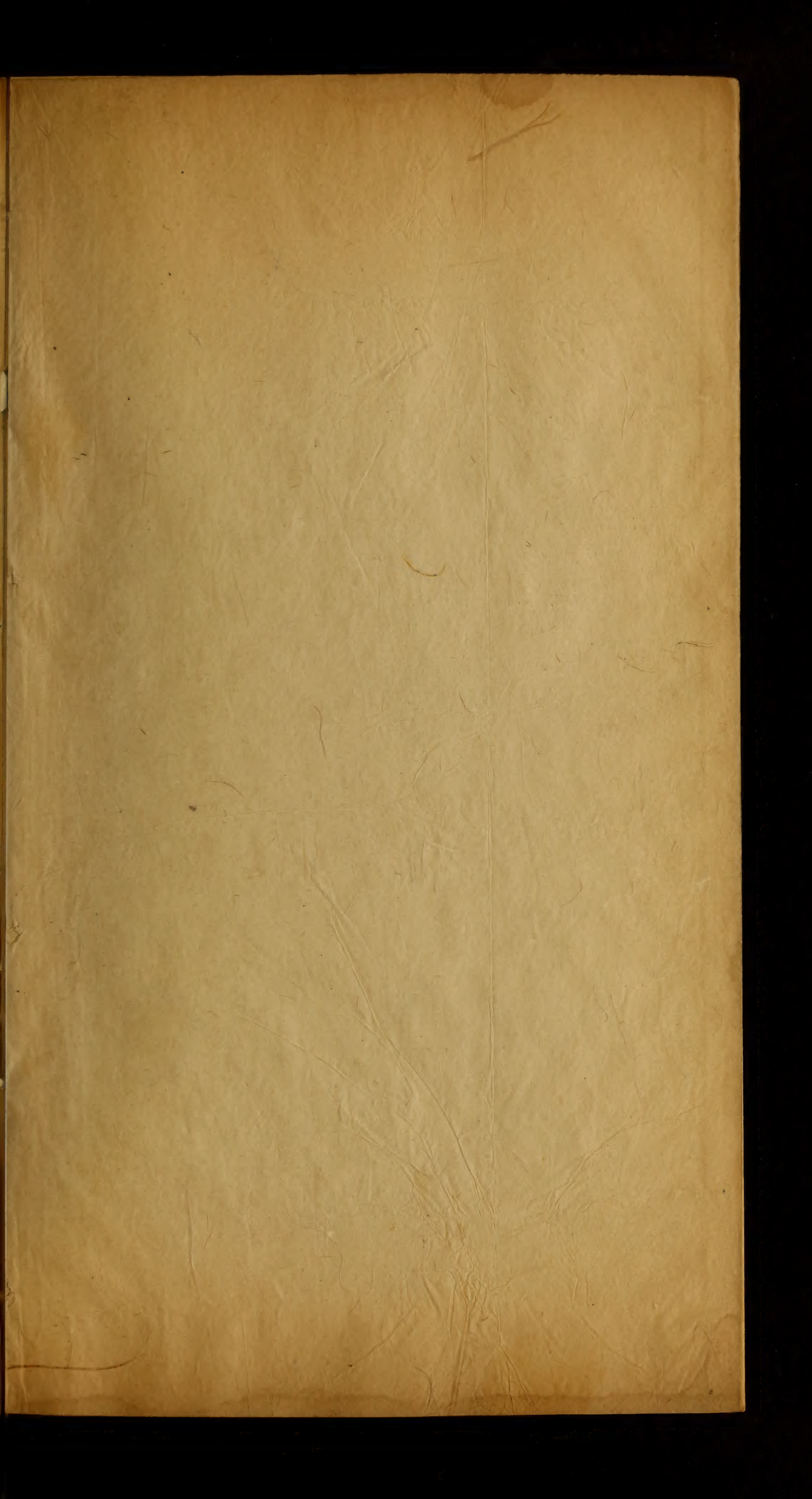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

周

赧王

壬午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澠池。注見前。寰宇記澠池西有澠坂。秦趙相會處。

秦王告趙王。願爲好會于河外澠池。趙王欲毋行。廉頗廉氏。顓帝曾孫大廉之後。藺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乃一

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于趙趙人亦盛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位廉頗右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交（崔浩曰言要齊死生斷首無悔）

燕君平卒樂毅奔趙齊田單（諸田疏屬）襲破燕軍盡復齊地齊

君入臨淄。封單爲安平注見前。君。

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卽墨未下。樂毅并軍圍之。卽墨大夫戰死。卽墨人曰。田單多智習兵。初。燕攻安平。田單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轊。及城潰。人爭門而出。俱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免。遂奔卽墨。轊。車軸頭也。以鐵附之。故謂之鐵籠。立以爲將。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尅。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卽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于燕王曰。樂毅伐齊。呼吸之間。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燕王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燕王讓言者曰。齊爲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痛之入骨。故招延賓客。以求報仇。有成功者。尙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國相

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太子立。是爲惠王。太子素與毅有隙。田單知之。乃縱反間于燕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患。惟恐他將之來耳。燕王惠王以爲然。乃使騎劫〔胡三省注。騎劫以能而將。騎乃官稱。非姓也。〕代將。而召樂毅。毅知王不善代之。〔知王遣代。其意不善。〕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以計誑燕軍。故激怒城中。〔單令城中人食必祭

其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單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城中寒心。燕人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怒自十倍

最爾一邑被圍已三年其不至析骸易子者蓋亦幾希何得城中之牛尚有千餘耶火牛之事當日諒或有之史家過爲文飾反啓後世之疑矣

皆欲出戰。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于其角。灌脂束葦于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尾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奮擊。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齊七十餘城皆復。乃迎齊王于莒。入臨淄。王以田單爲相。封安平君。以太史敫之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太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

故失人子之禮。田單攻狄。三月不克。問于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卽墨。織蕢仗鍤。爲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明日單厲氣循城。立于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魯仲連。魯以國爲氏。仲連齊人。狄。齊邑漢爲縣。後漢改臨濟。故城在今青州府高苑縣。夜邑。卽漢掖縣。今爲萊州府治。淄澠。二水名。淄水。出青州府博山縣原山東北。至壽光入海。澠水。出臨淄縣。卽申池水之分流。北入時水。

趙封樂毅爲望諸君。胡三省注。望諸。澤名。本齊地。毅自齊奔趙。趙以此號之。本其所從來也。

趙王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封樂毅于觀津。故城在今直隸冀州武邑縣東南。號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于燕齊。燕王恐趙用之以乘

田文齊之支族乃與諸侯共伐破齊悖理實甚然春秋戰國之世似此者不一而足矣

共傲。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推燕歸趙。自爲計則可矣。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墮先王之名。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謂與趙謀燕。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間爲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竟卒于趙。

田文卒。齊魏滅薛。綱目提要。田文卒下有齊魏滅薛四字。今從之。

初。齊湣王既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以爲相。與諸侯共伐破齊。齊王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王畏之。與連和。至是卒。諸子爭立。齊魏共

滅之。

癸未三十七年。燕惠王元年。秦白起伐楚拔郢。今湖北荊州府江陵縣。楚郢都。有故郢城在縣東南。楚徙都陳。今河南陳州府。注見前。

白起攻楚拔郢。燒夷陵。楚先王墓。史記索隱。夷陵。陵名。後遂爲縣。今湖北宜昌府東湖縣是也。楚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徙都于陳。秦遂置南郡。今荊州府。秦爲南郡。封起爲武安君。胡三省注。戰國之君。分封其臣。如平原。武安之類。非眞食其縣之人也。明年。秦復取楚巫黔中。注俱見前。又明年。楚王收東地兵。淮泗之地。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南十五邑爲郡。以拒秦。

乙酉三十九年。魏安釐王元年。魏封公子無忌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爲信陵君。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有寧陵故城無忌食邑。

抱薪救火可爲破的之論秦所以愚六國與六國所

無忌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以禮交之。士以此爭往歸焉。

戊子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即春秋晉南陽。戰國屬魏。以和。

先是秦伐魏。韓救之。秦大破韓軍。斬首四萬。魏納八城于秦。又割温即春秋晉温邑。注見前。以和。至是魏與趙伐韓。韓告急于秦。秦救韓。敗趙魏之師。斬首沈卒十五萬。斬魏軍首十三萬。沈趙卒二萬人于河。魏將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曰。欲璽者段干子也。謂段干子欲得秦封。故請魏割地。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事巳行。不可更矣。代曰。

以受患于秦皆由于此然終未有悟其非者宜孔斌有燕雀處堂之歎也

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博局戲以五木爲骰有梟盧雉犢塞五者之采梟爲最勝便宜也得梟者合食其子不便則爲徐行食行棊也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魏王卒不聽

己丑四十三年韓桓惠王元年楚太子完質于秦

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楚使者黃歇黃氏黃國之後歇楚人至秦聞之恐其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妬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彊韓魏臣恐韓魏之卒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猶言再世之德于韓魏而有累世之怨乃欲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一則韓魏必爲關內之侯注地以兵截之也于齊則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東西

趙奢治賦而不吐剛此兼有理財治國之能者非獨優于將畧而已也

爲經。取齊右壤。則自西海至東海。皆爲秦地。故曰一經。要約天下。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秦王從之。使歇歸。約親于楚。楚復使歇侍太子完爲質于秦。

庚寅 四十四年。燕武成王元年。

辛卯 四十五年。秦圍趙閼與。音焉與。城名。在今山西沁州西北。俗呼烏蘇村。趙奢趙人擊卻之。

初。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于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

豈輕于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于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及秦圍閼與。趙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樂毅宗人。）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奢曰。道遠險陿。如兩鼠鬬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縣今屬河南彰德府。有故城。在縣西南。即秦人勒兵處。）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許以國爲氏。）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

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封奢爲馬服君服虔曰馬服猶言服馬也史記正義因馬服山爲號也山在邯鄲縣西北以許歷爲國尉明年秦復攻趙閼與不拔

秦以范雎范晉范氏之別雎魏人字叔爲客卿

初范雎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中大夫須賈須須句之後以國爲氏賈使于齊雎從齊王聞雎辯口私賜之金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告其相魏齊魏諸公子齊怒笞擊雎折脅摺齒置厠中雎佯死得出魏人鄭安平鄭以國爲氏持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秦官名王稽王氏所出不一

鄭樵統謂其王者之裔以爵爲氏。使魏載與俱歸。薦之王。王見之離宮。雎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雎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魏冉封穰侯。穰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鄧州。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者三。曰先生幸教寡人。雎曰。臣羇旅之臣也。交疎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王跽曰。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也。雎見左右多竊聽者。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是年。穰侯伐齊。取剛。壽。剛。壽。二邑名。剛。今兗州府寧陽縣之故剛城是。壽。今兗州府之壽張縣是。今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夫

韓魏。中國之處。去聲。謂中國所在。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而威楚趙。則齊附而韓魏可虜矣。王曰善。乃以睢爲客卿。與謀兵事。後二年。秦始用范睢之謀。伐魏取懷。又二年。拔魏邢丘。又二年伐韓拔九城。取南陽。攻絶太行道懷。周畿內邑。戰國屬魏。今懷慶府武陟縣。有懷縣故城。邢丘。注見前。春秋晉邑。戰國屬魏。考邢丘。卽平皋。班志應劭注甚明。杜預左傳注從之。王幼學不之考。引魏世家以爲卽鄭邱。又引徐廣注以爲卽廩邱。其說殊混。

乙未　四十九年。秦君廢其母。逐魏冉。穰侯。芈戎。華陽君。公子市。高陵君。公子悝。涇陽君。二君皆秦昭王同母弟。以范睢爲丞相。封應侯。古應城。在今河南汝州寶豐縣。

范睢日益親用事。因私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

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太后與義渠戎王亂。生二子。遂詐殺戎王。起兵滅義渠。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謂刑人無所避忌。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臣聞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今四貴用事。而王獨立于朝。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秦王以爲然。于是廢太后。明年。以憂死。逐穰侯及華陽涇陽高陵三君于關外。各令就封。穰侯卒于陶。涇陽君未之國而卒。陶。魏冉封邑。史記冉封穰。復益封陶。孟康曰。陶。即定陶。徐廣曰。陶。一作陰。考定陶。在今山東曹州府。穰故城。在今南陽府鄧州。地隔韓魏。相去殊遠。陰故楚邑。今襄陽府光化縣。陰故城是也。與南陽鄰近。徐說似爲得之以睢爲丞相。封應侯。

丙申 五十年。趙孝成王丹元年。秦伐趙。齊救卻之。

秦攻趙。趙王新立。趙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太后用事。求救于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惠文王少子。史記正義。長安君。以長安善故名。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左師。冗散之官。以優老臣者。觸龍。名也。戰國策作觸讋。請見。太后盛氣而胥待也。之。入。左師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恐太后之體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舒祺。兒子曰息。舒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皂衣也。衞士之服。之缺。以衞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

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媼（婦老者之稱。）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必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勿使失意于燕。而反趙也。）豈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讀曰俸。）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

功于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丁酉 五十一年齊王建元年

戊戌 五十二年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君橫卒完立是爲考烈王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

楚王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于秦聞之言于應侯曰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秦王王令太子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王疾病而陽文君之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陽文

趙勝受上黨之降史記譏其利令智昏然使受降而不用趙括不易廉頗秦雖見伐勝負猶未可知也既棄趙豹之言又受應侯之

君之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教太子。變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爲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楚三月。頃襄王薨。太子卽位。以歇爲相。封之淮北。歇後請于楚王。徙封于吳。城吳故墟而都之。歇所都。今蘇州府治是。

己亥　五十三年。楚考烈王元年。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是。上黨今山西潞安府。秦上黨郡。以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名。降趙。

秦拔韓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畢公之後。食采于馮。因以爲氏。與其民謀曰。鄭道韓治鄭都。故云。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告于

豈有不喪師辱國之理乎

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樂為秦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于弱小弱小顧能得之于彊大乎豈得謂非無故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亭為華陽君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之地而食之也

辛丑 五十五年秦王齕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軍殺其將趙括阬降卒四十萬

秦使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故城在今山西澤州府高平縣西。元和志。秦白起敗趙括于此。）以按（音遏。捺也。）據（援也。）之。（謂屯兵長平以援上黨。）齕遂攻趙。趙軍數敗。廉頗堅壁不出。又失亡多。趙王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趙。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絃有緩急。調之在柱。若膠其柱。則不能運轉。而絃不調矣。）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少學兵法。嘗與父奢言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卽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秦王聞括為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而齕為裨將。令

軍中敢泄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趙請粟于齊。齊王弗許。趙軍絕食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挾詐盡阬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八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壬寅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注見前。皮牢。即皮氏。注見前。定太原。上黨。韓。趙。又割地以和。

武安君分軍爲三。王齕拔武安。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

盡有上黨地。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王王。去聲。言秦王破趙則將王天下也。而武安君爲三公矣。君能爲之下乎。且趙亡。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秦之所得幾何。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王聽之。割韓垣雍。即春秋衡雍。注見前。趙六城。而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

魏以孔斌穿之子。字子順。孔子七世孫。爲相。尋以病免。

初。魏王聞孔斌賢。聘以爲相。斌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斌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人謂之曰。子其行乎。答曰。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將并于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于家。

喟然嘆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秦之始伐趙也。魏人皆以于魏爲便。斌曰。何謂也。曰。秦勝吾因而服焉。不勝。則乘其敝而擊之。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于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呴呴相樂。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而患將及魏。可以人而同于燕雀乎。

秦誘執趙公子勝。既而歸之。

初。魏須賈聘于秦。范睢因辱之。范睢既相秦。號曰張祿。魏不知也。須賈至秦。睢微服往見。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睢遂爲賈御。至相府。睢請先入。良久。賈問門下曰。范叔何不出也。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君也。賈知見賣。乃膝行入。謝罪。睢坐。責讓之。且曰。爾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請諸侯使。坐賈堂下。置莝豆而馬食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須賈還。以告魏齊。齊奔趙。匿平原君家。秦王欲爲范睢必報其仇。乃誘平原

君至而執之。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于關。齊窮。抵虞卿。（游說之士。爲趙上卿。食邑于虞。故號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齊偕亡走魏。信陵君意難見之。齊怒。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秦乃歸平原君。（雎言王稽于秦王。王以爲河東守。又任鄭安平。王以爲將軍。雎散家財物。以報嘗所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仇必報。）

癸卯　五十七年。秦伐趙。圍邯鄲。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

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趙。攻邯鄲。少利。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辭不行。（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且諸侯之救日至。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使應侯請之。終不肯行。）乃以王齕代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于楚。平原君約其門下客文武備具者二十八

戰國公子率多好士然其著名者僅如朱英毛遂朱亥侯嬴輩甚至雞鳴狗盜亦稱客蓋其時譎詐相尚所謂士者不過如此豈有賢人而甘爲食客者哉

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毛以國爲氏。自薦。平原君曰。賢士之處世。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臣得早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比至楚。平原君與楚王言合從之利。久而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之。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縣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

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唯。乃與楚王歃血毛遂取血。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次者吾君。次者遂。以手招十九人曰。相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因以毛遂爲上客。而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

魏晉鄙晉既滅。子孫以國爲氏。鄙魏將軍。帥師救趙。次于鄴。注見前。公子無忌襲殺鄙。奪其軍以進。

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又使新垣衍陳留風俗傳。畢公之後居于梁。爲新垣氏。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却其兵。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

而上首功（秦以戰而能斬首有功者爲上。故曰上首功。）之國也。卽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且秦梁皆萬乘之國。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衍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初。魏有隱士曰侯嬴。（侯氏。出于鄭侯宣多。）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梁之東門。）監者。公子無忌聞其賢。欲厚遺之。不可。公子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不讓。公子執轡愈恭。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生下見其客。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恭。乃謝客就車。）侯生至。引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

趙魏唇齒趙被兵魏雖不可不救然無忌徒以瓜葛之誼盜竊軍符椎殺國將則非為國乃為私且大悖理矣

夫人。公子姊也。使者冠蓋相屬于魏。讓魏救不至。公子數請于魏王。及賓客辯士。游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于趙。過見侯生。生曰。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符以代古之珪璋。取簡易也。）在王臥內。如姬（姬姓如。）最幸。力能竊之。公子嘗為姬報其父讐。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兵符以虎為之。取其威猛。）奪鄙兵。北救趙。西卻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邾為楚所滅。子孫乃去邑氏朱。）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亥袖

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公子之行也。與侯生訣。生曰。臣老不能從。請數公子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及公子至軍。生果自剄。

甲辰 五十八年。燕孝王元年。 秦殺白起。

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彊起之。武安君稱病篤。乃免為士伍。遷之陰密。即密須。注見前。行至杜郵。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有杜郵館。即白起伏劒處。郵。傳驛之郵亭也。應侯曰。起之遷意怏怏有餘言。王乃使賜之劒。武安君引劒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

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應侯乃任鄭安平。使將擊趙。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

信陵君大破秦軍于邯鄲下。王齕解圍走。鄭安平以二萬人降趙。信陵君不敢歸魏。使將將其軍以還。趙王德信陵君。欲以五城封之。信陵君有自功之色。客或說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于是信陵君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自迎。執主人之禮。引信陵君就西階。信陵君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古文罪字。秦始皇以其近皇字。故改爲罪）過。以負于魏。無功于趙。飲至暮。趙王以信陵君退讓。竟不

忍言獻五城。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不受。乃以千金爲壽。仲連笑曰。所貴爲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辭去。

秦太子秦昭襄王太子死。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名柱。即孝文王。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秦太子妃曰華陽湯沐邑名。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于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注見前。大賈呂不韋。呂以國爲氏。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居。積也。以異人方財貨。言可居積以射利。乃說之曰。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爲嗣矣。異人曰。奈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

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立子爲嗣異人曰必如君策
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與五百金令結賓客復以五百
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夫人姊而以獻于夫人因
譽異人之賢賓客徧天下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
人也以夫人爲天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
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于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爲
適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異人賢自知
中子不得爲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
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于秦矣夫人以爲然乘
間言于太子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嗣因請
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姬絶美者與居有身異人見而

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卽始皇。異人遂以爲夫人。邯鄲之圍。趙欲殺異人。不韋賂守者得脫亡。赴秦軍遂歸。趙欲殺異人妻子。姬故趙豪家女。得匿。母子皆不死。後趙歸之于秦。異人楚服而見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名曰楚。

乙巳　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西周。君武公。入秦獻地。王卒。綱目作王入秦獻地。歸而卒。考史記。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正義曰謂西周武公。又史記周君王赧卒。索隱曰此周君。卽西周武公。時武公與王赧俱卒。故連言之。據此則獻地入秦者。乃武公而非赧王。周君王赧者。乃兩人而非一人。今以史記按之。既云西周君奔秦。則獻地當係之武公。不得以爲赧王。今從正義說改書。至所云周君王赧。蓋卽指赧王一人而言。稱之曰周君。而不沒其王號也。若如索隱所云。史記何不于周君之上。加以西字。且赧王。武公。既同時而卒。何不書王赧于周君之上。而顧以臣先君乎。說不足據。今仍書王卒。蓋武公既獻地。則王亦從失尊例書卒也。

秦伐韓。取陽城負黍。注俱見前 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王恐。史記作西周恐。時王寄居西周。故史記云。 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注見前 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使將軍摎來攻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西周君于周。是歲。王卒。

丙午 東周君一。秦昭襄王五十二。楚考烈王八。燕孝王三。魏安釐王二十二。趙孝成王十一。韓桓惠王十八。齊王建十年。是年。燕孝王薨。子喜立。 通鑑于是歲即以秦系年。綱目則用分註。而不書東周君。今依綱目分註例。兼採薛應旂甲子彙紀。先書東周君于前。次列七國于後。 秦丞相范雎免。

鄭安平既降趙。秦王令毋得言其事。以順適應侯之意。至是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應侯益不懌。王臨朝而嘆。應侯請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皆應侯所任。等

范雎蔡澤同以游說取卿相雎之發憤因魏齊所謂睚眦必報者澤則志在持粱齧肥苟且富貴而已究之機謀百變時過輒窮均小黠而大癡者耳

皆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蔡以國爲氏。澤燕人）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于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商君吳起。大夫種。（事俱見前）何足願歟。應侯謬曰。何爲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于王。因謝病免。王悅澤計。以爲相。數月免。（澤初游學于諸侯不遇。從唐舉相。問富貴吾所自有。不知者壽也。舉曰。先生之壽。自今以往。四十三歲。澤笑而去。曰。吾持粱齧肥。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及入秦

既爲相，人或惡之。澤乃謝病歸相印。號綱成君。居秦十餘年，卒。唐舉，梁人。

楚以荀況晉荀氏之別。況，趙人。時人相尊，號之曰卿。漢避宣帝諱曰孫卿。爲蘭陵令。故城在山東兖州府嶧縣東。令。

況游學於齊，三爲祭酒。老師儒之稱。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況嘗與臨武君荀子注：楚將，未知姓名。論兵於趙王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況曰：要在附民。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下之于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故齊之技擊技，材力也。技擊，以勇力擊斬敵者。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選擇武勇之士，以度取之。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以功賞相長，得五甲首則役隸五家。故爲最彊。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王曰：請問爲將。況曰：號令欲

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營壘也。）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靜則安重。不爲輕舉。）欲疾以速。（動則疾速。不失機宜。）窺敵觀變。（謂用間諜。）欲潛以深。（潛隱深入。）欲伍以參。（錯雜敵中。盡知其事。）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欲將求進也。惡廢懼黜也。）無怠勝而忘敗。（既勝而怠。則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不當吝賞。）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是之謂天下之大將。于是臨

武君稱善。陳囂問曰。先生議兵。以仁義爲本。又何以兵爲哉。況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也。後春申君死。荀卿廢。因家蘭陵。著書數萬言。流傳于世。

秦遷西周公索隱。武公子文公。于𢇍狐聚。在今河南汝州東北。

周既獻地。其民不樂屬秦。遂東亡。于是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于𢇍狐。

戊申東周君三。秦昭襄五十四。楚考烈十。燕王喜二。魏安釐二十四。趙孝成十三。韓桓惠二十。齊王建十二年。秦王郊見上帝于雍。注見前。

是時天下皆賓于秦。魏後至。秦使將軍摎伐之。取吳城。郇虞城注見前。于是韓王入朝。魏舉國聽命。

庚戌 東周君五。秦昭襄五十六。楚考烈十二。燕王喜四。魏安釐二十六。趙孝成十五。韓桓惠二十二。齊王建十四年。

秦王稷薨。子柱立。是為孝文王。

韓王衰絰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往視喪事。

燕伐趙。趙敗之。遂圍燕。

燕王使栗腹栗氏。栗陸氏之後。約驩于趙。反而言曰。趙壯者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使腹將而攻鄗。今直隸趙州柏鄉縣北。有鄗縣故城。春秋晉邑。戰國屬趙。將渠索隱。人姓名。或云將官。渠其名也。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又泣諫。不從。趙使廉頗擊之。敗其兩軍。逐北五百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謂主和也。燕王以將渠為相而處和。趙師乃解。是年。趙公子勝卒。

辛亥 東周君六。秦孝文元。楚考烈十三。燕王喜五。魏安釐二十七。趙孝成十六。韓桓惠二十三。齊王建十五年。冬十月。秦王柱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

秦孝文王卽位三日而薨。子楚立。尊華陽夫人為華陽太后。夏姬為夏太后。

燕伐齊。拔聊城。今縣屬山東東昌府。齊攻取之。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仲連于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魏王嘗問天下之高士于孔斌斌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

壬子東周君七。秦莊襄元。楚考烈十四。燕王喜六。魏安釐二十八。趙孝成十七。韓桓惠二十四。齊王建十六年。是歲東周亡。

秦以呂不韋爲相國。

封不韋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秦滅東周。遷其君于陽人聚。在今河南汝州西。亦名陽人城。

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使呂不韋滅之。遷東周君于陽人聚。周遂不祀。周自武王己卯受命。至赧王乙巳。凡三十七王。三十三世。八百六十七年。又東周君七年。共八百七十四年。

秦伐韓。取滎陽。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南。成皐。即春秋鄭虎牢。注見前。

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注見前。郡。今河南府。秦三川郡漢更名河南。

楚滅魯。

先是。楚遷魯于莒。注見前。而取其地。至是。遂滅魯。遷魯君頃公于卞。注見前。爲家人。周公不祀。魯自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

癸丑。秦莊襄二。楚考烈十五。燕王喜七。魏安釐二十九。趙孝成十八。韓桓惠二十五。齊王建十七年。日食。

甲寅。秦莊襄三。楚考烈十六。燕王喜八。魏安釐三十。趙孝成十九。韓桓惠二十六。齊王建十八年。秦伐魏。

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而還。

秦使蒙驁蒙氏以蒙山爲氏。驁齊人。仕秦爲上卿。伐魏。拔高都今山西澤州府鳳臺縣高都是。汲。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汲縣西南。魏王患之。使人請信陵君。

信陵君不肯還。其客毛公。薛公。皆趙處士。毛公隱于博徒。薛公隱于賣漿家。信陵君從之游。平原君聞而非之。信陵君曰。平原君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游。尚恐其不我欲也。

秦自昭襄以後未嘗敗衂唯無忌兩破秦軍其後黃歇亦合五國伐秦乃至函谷而敗走則無忌固戰國之錚錚者

乃以爲羞乎。及魏使至。信陵君誡門下勿許通。賓客莫敢勸。兩人獨往見。諫曰。公子所以重于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畢。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爲上將軍。求援于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爲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遂率五國之師。敗蒙驁于河外。胡三省注。自春秋至戰國。率以黃河之西爲河外。晉賂秦以河外列城五。即其證也。追至函谷關而還。

五月。秦王楚薨。子政立。即始皇帝。

政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委于文信侯。號仲父。

乙卯。秦王政元。楚考烈十七。燕王喜九。魏安釐三十。趙孝成二十。韓桓惠二十七。齊王建十九年。秦鑿涇水。前注見。爲渠。

韓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爲間于秦。鑿涇水。自仲山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北。爲渠。並步浪反。與傍通。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秦欲殺之。國曰。臣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爲之。鄭渠故道。自今涇陽縣西北。分涇水東流。歷三原。富平。蒲城諸縣界。入沮洛。久堙。注塡閼壅泥也。之水。溉舄鹵鹹地也。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六斛四斗。由是秦益富饒。

丙辰 秦王二。楚考烈十八。燕王喜十。魏安釐三十二。趙孝成二十一。韓桓惠二十八。齊王建二十年。趙王丹薨。廉頗奔魏。

趙使廉頗伐魏。取繁陽。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內黃縣東。孝成王薨。太子偃立。是爲悼襄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之。遂奔魏。魏不能用。趙師數困于秦。趙王悼襄王。思復得頗。使使視頗。尚可

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遂不召。楚人迎之。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遂卒于楚。

丁巳 秦王三。楚考烈十九。燕王喜十一。魏安釐三十三。趙悼襄元。韓桓惠二十九。齊王建二十一年。趙以李牧爲將。

李牧者。趙北邊良將。嘗居代。今宣化府蔚州。趙爲代郡。秦因之。雁門。今山西代州。趙爲鴈門郡。秦因之。備匈奴。夏桀少子淳維。逃居北野。殷曰獯鬻。周曰玁狁。戰國以後曰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莫府。莫亦作幕。古者出征。爲以幕帳爲府署。故名。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收畜產自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

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王復請牧。牧稱病不出。王彊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之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卒日得賞賜。皆願一戰。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匈奴天子之稱聞之。大率衆入。牧乃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魏公子無忌卒。

秦既敗于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爲將。諸侯皆屬。

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有王矣。秦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曰。得爲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人代將。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四歲而卒。

戊午秦王四。楚考烈二十。燕王喜十二。魏安釐三十四。趙悼襄二。韓桓惠三十。齊王建二十二年。是歲魏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爲景湣王。

秋七月。秦蝗疫。

先是秦大饑。在丁巳年。至是蝗疫。令民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後五年。夏四月。秦大寒。民有凍死者。

庚申秦王六。楚考烈二十二。燕王喜十四。魏景湣二。趙悼襄四。韓桓惠三十二。齊王建二十四年。

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至函谷。皆敗走。

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五國合從以伐之。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胡三省注。壽陵當在宜陽新城間。徐廣以爲在常山。非也。至函

前楚畏秦而遷于陳此復畏秦而遷于壽春然不及數年卒爲秦并蘇軾所謂畏敵遷都未有能存者實至言

谷關。秦師出。五國兵皆敗走。

楚遷于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楚壽春邑。考烈王徙都于此。朱英觀津人。謂楚春申君曰。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不攻者。踰黽阨黽亦作寘。塞名。在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東南。有大小石門。鑿山通道。淮南子。天下九塞。此其一也。今日平靖關。而攻楚。不便。假道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注俱見前。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見秦楚之日鬬也。楚于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

衛徙居野王。注見前。

秦拔魏朝歌。注見前。及衛濮陽。衛都。注見前。衛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衛元君。魏之壻也。魏殺懷君而立之。故依于魏。

癸亥秦王九。楚考烈二十五。燕王喜十七。魏景湣王五。趙悼襄七。韓王安元。齊王建二十七年。彗星見

長竟天。既而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秋九月。秦嫪郎報反毒烏改反。集覽。嫪毒人姓名也。作亂。伏誅。夷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秦王遷其太后于雍。注見前。

初秦王即位。年少。太后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毒。詐爲宦者進之。生二子。封毒爲長信侯。政事皆決于毒。至是有告毒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毒。毒懼。矯王御璽發兵爲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史失其姓名。索隱。昌平君。楚公子也。攻毒。毒戰敗走。獲之。夷三族。遷太后于雍萯陽宮。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西南。秦惠文王所建。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周公子封

茅其後以國爲氏 請諫王大怒按劒而坐趣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急欲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車裂假父囊撲以囊投擲而擊殺之二弟遷母于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于是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言已解衣伏質與鑕同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爲母子如初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

楚王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于春申君既有娠園使妹

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保此寵乎。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于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可盡得矣。春申君乃出之。謹舍（別爲館舍以居之。秦衞甚謹也。）而進諸王。王召幸之。遂生男。立爲太子。園妹爲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之以滅口。朱英知之。以告春申君。春申君曰。李園弱人也。足下置之。英遂亡去。及楚王薨。園伏死士于棘門（壽春城門名。）之內。刺殺春申君。滅其家。太子立。名悍。是爲幽王。

（甲子秦王十。楚幽一。燕王喜十八。魏景湣六。趙悼襄八。韓王安二。齊王建二十八年。）冬十月。秦相國呂不韋以罪免

秦王以不韋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免就國。不韋既之國。歲餘。諸侯使者請之。相望于道。秦王恐其爲變。賜不韋書曰。君何功于秦。封十萬戶。何親于秦。號稱仲父。其徙處蜀。不韋恐誅。飲酖死。鴆鳥出南方。噉蝮蛇。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楚上蔡人。從荀卿學。入秦。呂不韋賢之。上書。召復故官。遂除其令。

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爲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取由余由余以下諸人事俱見前。于戎。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于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諸侯親服。惠王用張儀。散六國從。使之事

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爲功。由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今乃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乃召斯。復其官。除逐客令。卒用斯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厚遺結其名士。不可下者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將兵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

丁卯 秦王十三。楚幽四。燕王喜二十一。魏景湣九。趙幽繆二。韓王安五。齊王建三十一年。秦伐趙。趙以李牧爲大將軍。敗秦師于宜安。宜安故城在今直隸真定府藁城縣西南。

秦桓齮 齮桓以諡爲氏。齮秦將軍。伐趙。殺趙將扈輒。扈氏。夏有扈氏之後。趙以李牧爲大將軍。復戰宜安。秦師敗績。桓齮奔還。趙封牧

爲武安君

戊辰秦王十四。楚幽五。燕王喜二十二。魏景湣王十。趙幽繆三。韓王安六。齊王建三十二年。韓遣使稱藩于秦。

韓諸公子非。善刑名法術之學。見韓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非作孤憤。言孤直不容于時。五蠹。言蠹政之事有五。說音稅。難。言游說之道不易。等篇。十餘萬言。至是。王使納地效呈獻也。璽于秦。請爲藩臣。非因說秦王曰。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以徇國。以戒爲王謀不忠者。王悅之。未用。李斯譖之。下吏自殺。斯與非同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及非說秦王。斯害之。遂毀之于王。下吏治非。斯使人遺非藥。令蚤自殺。秦王後悔。赦非。非已死矣。

辛未　秦王十七。楚幽八。燕王喜二十五。魏景湣十三。趙幽繆六。韓王安九。齊王建三十五年。是歲韓亡。

秦滅韓。虜王安。韓自景侯虔至王安。凡十一傳。而爲秦所滅。

先是。韓獻南陽。注見前。秦遣使發卒受地。尋使內史周官名。秦因之。掌治京師三輔。勝史記作騰。滅韓。虜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今河南許州。及開封府之禹州。新鄭諸州縣。皆秦潁川郡地。

壬申　秦王十八。楚幽九。燕王喜二十六。魏景湣十四。趙幽繆七。齊王建三十六年。

趙殺其大將軍李牧。

秦王翦頻陽東鄉人。伐趙。下井陘。今縣屬直隸眞定府。縣西有井陘故關。淮南子九塞之一。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牧。牧不受命。遂捕殺之

癸酉　秦王十九。楚幽十。燕王喜二十七。魏景湣十五。趙幽繆八。齊王建三十七年。是歲趙亡。楚幽王薨。庶兄負芻殺

其弟郝而自立。魏景湣王薨。子假立。秦滅趙。趙自烈侯籍至幽繆王遷。凡十傳而爲秦滅。虜王遷。

秦王如邯鄲。

王翦大破趙軍。殺趙葱。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秦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怨者。皆殺之。王歸。王翦屯中山注見前。以臨燕。

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

初。趙王遷之母。故倡也。嬖于悼襄王。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用郭開。誅李牧。遷既爲秦虜。嘉帥其宗數百人奔代。自立爲代王。趙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燕郡。括地志。上谷故城在嬀州懷戎縣。懷戎。今宣化府懷來縣是。

甲戌秦王二十。楚王負芻元。燕王喜二十八。魏王假元。齊王建三十八。代王嘉元年。燕太子使盜劫

秦既舉趙，勢必及燕，即無荊軻之事，燕之亡固可翹足而待。世以挑兵搆禍罪丹者，過甚。然鞠武之言自是正論，丹以其曠日彌久，而妄思行險以徼幸，固下策耳。

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圍薊。（燕都，今順天府大興縣。）

初，丹嘗質於趙，與秦王善。及秦王即位，丹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欲報秦王。（丹問其傅鞠武，武請約諸侯，媾匈奴以圖之。丹以曠日彌久，不能須也。）秦將軍樊於期（周仲山甫封樊，其後因以為氏。）得罪，亡之燕，丹受而舍之。鞠武諫，不聽。丹聞衛人荊軻（楚本曰荊，其後亦以為氏。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曰：「丹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事見前。）則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惟荊卿留意焉。」軻許之。會秦滅趙，丹懼，欲遣軻。軻曰：「行而無信，秦未可親也。願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音剛。燕膏腴地，今順天府涿州東南有督亢陂，跨連新城、固安二境。）地圖，以獻秦王。」丹曰：「樊將軍窮困來

歸。丹不忍也。軻私與於期謀。於期遂自刎。丹奔往伏哭。然已無可奈何。乃函其首。又嘗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焠水與火合爲焠。之。以試人。血濡縷。血出如絲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遣軻。以燕勇士秦舞陽爲之副。使入秦。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易水上。軻之客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遂就車而去。軻至咸陽。見秦王。奉圖以進。秦舞陽色變。軻顧笑舞陽。爲謝。取圖奉之。圖窮而匕首見。軻把秦王袖。持匕首揕知鴆擊也。反。之。未至身。秦王驚起。袖絕。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王遂拔以擊軻。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擿王不中。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欲生刼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以

狥。秦王大怒。益發兵就王翦于中山。與燕代戰易水西。大破之。遂圍薊。燕王走遼東。燕郡地在遼水之東。故名。斬丹以獻于秦。其後荊軻客高漸離以擊筑事秦王。置鉛筑中扑秦王不中。被誅。

丙子秦王二十二。楚王負芻三。燕王喜三十。魏王假三。齊王建四十。代王嘉三年。是歲魏亡。秦伐魏。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魏自文侯斯至王假。凡九傳而爲秦滅。

秦王賁王翦子。賁音奔。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禹貢雖指河溝。卽鴻溝。亦曰蒗蕩渠。水經注。渠在浚儀縣北。自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于是水出縣南。而不逕其北。浚儀故縣。在今開封府西北。卽大梁城。魏所都也。三月。城壞。魏王請降。秦殺之。而以魏地爲郡縣。

戊寅秦王二十四。楚王負芻五。燕王喜三十二。齊王建四十二。代王嘉五年。是歲楚亡。秦滅楚。虜王負芻。楚自熊繹始封至負芻。凡四十一傳而爲秦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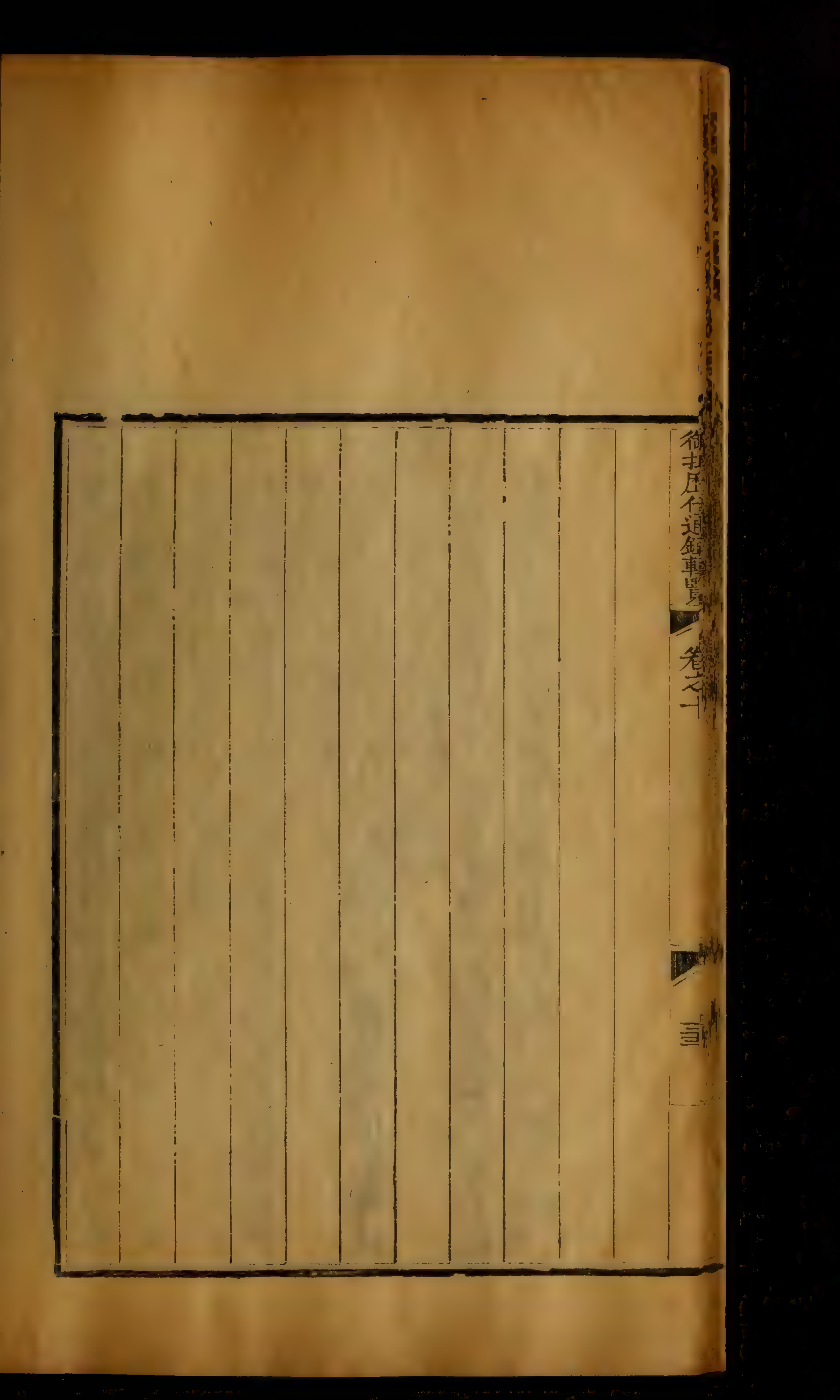
楚屢為秦敗不振久矣必需六十萬始能制勝史家浮誇之辭耳兵在精不在多二十萬已難必其紀律之一勇銳之同況六十萬乎

初秦王問于李信（秦將）曰。吾欲取荆。度用幾何人。信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何怯也。乃使信及蒙恬（蒙驁之孫）將二十萬人伐楚。翦謝病歸頻陽。（秦縣，故城在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東北）已而李信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秦師。信奔還。秦王怒。自詣頻陽謝翦。強起之。使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親送至灞上。（灞水在今陝西西安府城東，源出秦嶺，合滻水北注于渭）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既行。又使使者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怚（與粗通）中而不信人。今空國委我。不請田宅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翦至平輿。（故城在今河南汝寧府汝寧縣東南）楚人禦之。翦堅

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跳躍也。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殺其將項燕。燕之先世爲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楚師敗走。翦乘勝略定城邑。至是遂滅楚置楚郡。秦置楚郡治壽春兼有淮南之地。

己卯　秦王二十五。燕王喜三十三。齊王建四十三。代王嘉六年。是歲燕代亡。　秦滅燕虜王喜。滅代虜王嘉。燕自召公至王喜凡四十三傳而爲秦滅。

秦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還遂滅代虜王嘉。是年王翦定江南降百越置會稽郡。秦會稽郡治吳縣兼有兩浙之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一

秦

起始皇二十六年庚辰。至二世三年甲午。凡二帝。十五年。

始皇帝

嬴姓。伯益之裔。非子封秦。詳見前。名政。莊襄王子。生于趙。故初姓趙氏。後歸秦。嗣爲王。遂滅六國并天下。

庚辰二十六年。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田齊自太公和至王建。凡七傳而爲秦所滅。

初。齊王建年少。國事皆決于君王后。襄王后太史氏。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卒。后勝嘗有郈氏。其後去邑從后。相齊。與賓客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

不修戰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朝秦。雍門司馬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邪。爲王邪。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入秦。王乃還。即墨大夫聞之。見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鄄。阿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晉故地。即臨晉之關可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何西面而事秦邪。王不聽。臨晉關。即古蒲津關。今日大慶關。在同州府朝邑縣東。餘注俱見前。至是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建遂降秦。遷之共。注見前。處之松栢之間。餓而死。齊人怨建聽姦人賓客。不蚤與諸侯合從以亡其國。歌之曰。松邪栢邪。住建共者客邪。

初號皇帝。除謚法。

王既并天下。令丞相御史秦官。一名曰柱後史。即周柱下史也。主四方文書。議帝號。于是丞相綰王綰。御史大夫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劫。馮劫。

五運終始讖緯所祖說肇于鄒衍用始于秦皇漢以

廷尉秦官。掌刑辟。斯。李斯。等皆曰。陛下陛。階也。蔡邕曰。天子必有近臣立于陛側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自上古以來。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秦官。掌通古今。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泰皇。史記索隱。泰皇。人皇也。泰皇最貴。請上尊號。王為泰皇。命除拜遣議曰命。為制。謂制度之命。令布告中外曰令。為詔。告也。天子自稱曰朕。古者君臣之間。通稱曰朕。自秦定制。唯天子獨稱之。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為謚。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

後遂因之改朔易服且遠溯羲農而相生相勝議如聚訟不知帝王肇興本由天命天命固不在五行之數也更由人事人事亦不在五行之數也以木金水火土爲皇極運世之樞紐其不經亦甚矣

兵器雖銷而揭竿斬木之徒不旋踵而起究何益哉[illegible]跡[illegible]于禁挾弓弩[illegible]對

初齊人鄒衍。鄒以邑爲氏。衍居齊稷下。與鄒奭並著書。言治亂。齊人頌之曰。談天衍。雕龍奭。論著終始五德之運。漢書注。如淳曰。衍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其勝爲行。章潢圖書編。五運之說。始于鄒衍。漢賈誼。司馬遷。從衍相勝之說。劉向父子。則以相生爲言。主相勝者。以火能滅金。即以火勝金。金能尅木。即以金勝木。論相生者。則曰帝出乎震。故庖犧氏始受木德。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始皇采用其說。以爲周得火德。胡三省注。衍以周得火德。蓋以火流于屋。爲周受命之符。且服色尚赤故也。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于是更命河爲德水。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尚黑。水北方。故黑色。數以六爲紀。水成數六。故以六寸爲符。六尺爲步。事統尚法。臣瓚曰。水陰。陰主刑殺。故尚法令。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銷兵器。徙豪傑于咸陽。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避莊襄王諱。故以楚爲荊。地遠。不爲

可謂知言

置王無以塡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斯曰。周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天子弗能禁。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稅賦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琊。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爲三十六郡。郡置守。掌治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更命民曰黔首。黔。黑也。凡民以黑巾覆頭。故曰黔首。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爲鐘鐻。與虡同。音巨。所以懸鐘。金人。凡十二。重各千

石。置宮庭中。漢書五行志。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始皇以爲瑞。銷兵器。作金人以象之。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傑于咸陽。十二萬戶。

築宮咸陽北坂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渭城。寰宇記。故渭城。在咸陽東北。上。

初。諸廟及章臺。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故城西南隅。上林。在長安縣西。及盩厔。鄠縣界。秦舊苑。漢武帝更增廣之。皆在渭南。及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自雍門徐廣曰。在高陵縣。高陵注見前。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築起爲道。不與民庶相雜。周閣周馳架木爲棚而行。名曰閣道。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明年。復作信宮。即長信宮。作于渭南。已而以宮象天極。更名極廟。故址在今咸陽縣境。及甘泉前殿。關輔記。林光宮。一名甘泉宮。始皇造。在池陽縣西。池陽故城。在今西安府涇陽縣西北。治馳道天子所行道。孔穎達曰。如今御路也。于

天下。是年。帝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秦隴西郡。今甘肅臨洮。鞏昌。諸府地。北地郡。今甘肅平涼慶陽。諸府地。雞頭山。亦曰笄頭山。在今平涼府平涼縣西。考史記。黃帝西至崆峒。登雞頭。括地志。以崆峒在肅州。雞頭在原州。又以雞頭為即崆峒。今按史記原文。崆峒。雞頭。自是兩山。括地志前說為是。後說為非。回中宮在鳳翔府隴州西北。今曰回城。

壬午　二十八年。帝東巡。封泰山。積土為封。謂負土于山上。壇而祭之。泰山注見前。禪梁父。除地為墠。後改曰禪。梁父。泰山下小山。在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遂遊海上。求神仙。南渡江。乃還。

始皇東行郡縣。祠鄒嶧山。亦曰繹山。在山東兖州府鄒縣東南。禹貢嶧陽。詩魯頌鳧繹。即此。頌泰功業。召魯儒生至泰山下。議封禪。或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葅稭。議各乖異。葅音租。茅藉也。稭讀曰戛。禾稾也。去其皮以為席。

始皇以其難施用。遂絀儒生。除車道。上自山陽至巔。立

石頌德。從陰道下。禪于梁父。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
也。始皇上泰山。中坂遇暴風雨。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遂東遊海上。祠山川
八神。史記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淵水。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時主。祠琅琊。南登琅琊。山名。在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東南。作臺水經注。臺基三層。層高五丈。刻石。徙黔首三萬戶于臺下。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初。燕人宋無忌。史記索隱。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無忌。蓋其人火仙也。羨門子高。綱目集覽。應劭曰。羨門。古仙人也。字子高。居碣石山上。一曰羨門高。之徒稱有仙
道形解解。卽尸解。銷化之術。自齊威宣燕昭王。皆信之使人
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初學記。東海之別有渤澥。故東海共稱渤海。又曰滄海。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
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

鼎淪泗水及鼎出汾陰皆方士荒唐之說而秦皇漢武執迷一轍其識更出問鼎輕重者下矣

子房以蓋世才乃僥倖於聶政荊軻之計蘇軾所論

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至是方士徐市徐氏徐子之後以國為氏等上書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城前注見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史記封禪書秦滅周周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邱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水經注泗水南逕彭城縣故城東秦始皇求周鼎不得所謂鼎伏也乃西南渡淮浮江至湘山祠湘山一名君山亦曰洞庭山在湖南岳州府巴陵縣西南洞庭湖中水經注是山湘君之所遊處故曰君山湘君舜二妃也君山有湘妃廟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赤也其山遂自南郡前注見由武關歸

癸未 二十九年帝東遊至陽武秦縣今屬河南開封府韓人張良字子房皇

良是獨是秦法之嚴而大索十日不得此或史家行筆之誤然亦可見無同仇之心而峻網不足恃矣

甫謐曰。良韓之公族。姬姓。秦索賊急。乃更姓名。狙擊。狙。獲屬。狙伺物。必伏而候之。故凡伏而擊者。爲狙擊。誤中副車。屬車也。應劭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

初。韓人張良五世相韓。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桓惠王。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弟死不葬。欲爲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今陽武縣有故城。在縣東南。秦陽武城也。博浪沙在其南。良令力士操鐵椎。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秦縣。故城在今江南徐州府邳州東。

乙酉 三十一年。更名臘禮記月令注。臘。即周禮所謂蜡祭也。蔡邕獨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燕飲曰嘉平。

自惠文王十二年。初臘。至是改曰嘉平。茅盈內紀。先是邑有歌謠曰神

仙得者茅初成。帝欲學之臘嘉平。始皇聞之。欣然有尋仙之意。遂改臘曰嘉平。是年。命黔首自實田。自具頃畝實數也。

丙戌 三十二年。帝巡北邊。使將軍蒙恬伐匈奴。

先是帝之碣石。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孔安國書傳。碣石。海畔山。水經注。絫縣碣石山枕海。山有大石。如柱形。世名天橋柱。絫縣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昌黎縣南。使燕人盧生。姜姓之後。封于盧。以國爲氏。求羨門子高。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巡北邊。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秦爲新秦中。漢爲朔方郡。隋唐爲勝州豐州。明爲河套。今爲鄂爾多斯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秦縣。今甘肅鞏昌府岷州。是以地臨洮水。故名。洮水出鞏昌府洮州西傾山。逕蘭州府皋蘭縣。入黃河。至遼東。今盛京奉天府東南境。及錦州府東北境。皆秦遼東郡地。延袤延長也。南北曰袤。萬餘里。恬常居上郡。今陝西綏

德州。秦上郡治。統治之事在三十三年。始皇復使恬除直道。道九原。注見前。
抵雲陽。故城在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北。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
不就。事在三十五年。

丁亥　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即百越。亦曰揚越。漢書注。南越。芊姓。與楚同祖。國語曰。芊姓夔越。是
也。地。置桂林。今廣西桂林平樂。及梧潯。柳。諸府地。南海。今廣東廣。韶。潮。惠。肇。高。南雄。諸府地。象
郡。其地廣遠。今廣東廉。雷。二府。廣西慶遠。太平。諸府。及安南國。皆是。
發諸嘗逋亡人。及贅壻史記集解。男無聘財。以身自質于妻家曰贅。索隱曰。如人身之
有肬贅也。賈人爲兵。略取南越陸梁地。史記正義。嶺南人多處山陸間。其性強梁
故曰陸梁。置三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水經注。五嶺。最東曰大庾。
第二曰騎田。第三曰都龐。第四曰萌渚。最西曰越城。
大庾。在今廣東南雄府保昌縣北。騎田。一曰上嶺山。又
曰黃岑山。在今湖南郴州南。都龐。亦曰永明嶺。在今湖
南永州府永明縣北。萌渚。在今永州府江華縣西南。越

淳于越泥於師古李斯駁之固是然因此而盡燒詩書則大非聖無法不特懲熱羹而吹虀矣

城。亦曰始安嶺。在今廣西桂林府興安縣北。與越雜處。

彗星見。

戊子 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秦官。顏師古曰。僕主也。射。如字。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督課之。故名。周青臣周之後。八號曰周家。因以爲氏。進頌曰。陛下平定海內。以諸侯爲郡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春秋州公。亦曰淳于公。其後以國爲氏。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恒六卿之臣。田恒篡齊。六卿分晉。事俱見前。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復。三王不相襲。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黥。墨刑。城旦。旦起行治城。四歲刑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制曰可。

己丑三十五年。營朝宮。作前殿阿房。亦曰阿城。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西北。史記阿房宮未成。成欲更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索隱。此以形名宮。言其四阿旁廣也。

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廷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

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在西安府南。自終南。太白。連延至商嶺。皆是。表山巔以爲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隱宮。史記正義。餘刑見于市朝。宮刑一百日隱于蔭室。故日隱宮。下蠶室是也。徒刑。奴役也。以罪供徭作。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驪山。關中關中記。東自函關。西至隴關。二關之間。謂之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因徙三萬家驪邑。臨潼縣東有驪戎城。秦驪邑。漢改日新豐。五萬家雲陽。注見前。盧生說始皇微行。以辟惡鬼。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始皇乃令咸陽旁三百里內。宮觀複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按署不移徙。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于是羣臣莫知行之所在。受決事者。悉于咸陽宮。始皇嘗從

梁山宮。望見丞相車騎甚衆。弗善也。或告丞相。丞相損之。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捕時在旁者盡殺之。梁山宮。在陝西乾州永壽縣西北。

阬諸生。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

侯生。說苑曰。韓客。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諸生或爲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按問之。秦制御史掌討姦猾。治大獄。諸生傳音轉。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臨潼縣西南。舊有阬儒谷。唐明皇改曰旌儒鄉。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于上郡。

丙寅　三十六年。星隕東郡。秦取魏地置東郡。治濮陽。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是。爲石。

有隕星下東郡。至地爲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

使御史逐問。莫服。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是秋。有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退而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滈池君。服虔曰。水神也。祖龍。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

辛卯三十七年。帝東巡至沙邱。注見前。崩。丞相李斯。宦者奄官中官也。趙高。諸趙疏遠屬。矯遺詔。立少子胡亥爲太子。殺扶蘇及蒙恬。還至咸陽。胡亥襲位。是爲二世皇帝。

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丞相斯從。少子胡亥愛慕。請從。許之。至雲夢。澤名。在今湖北德安府安陸縣南。本二澤。雲在江北。夢在江南。方八九百里。後悉爲邑居聚落。因併稱之曰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在今湖南永州府寧遠縣南。九峯相似。望而疑之。故名。浮江。下渡海渚。史記正義。括地志以海渚在舒州。按舒州。在江之中。疑海字誤。

過丹陽。秦縣。故城在今太平府當塗縣東。名丹陽鎮。考
丹陽。有楚丹陽。吳丹陽。楚丹陽。熊繹所封。在今
歸州及枝江者是也。吳丹陽。秦爲縣。漢因之。在當塗者
是也。後漢武帝置丹陽郡。乃于縣稱小丹陽以別之。
至錢塘。今縣。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陿
杭州府治。臨浙江。中渡。浙江。注見前。陿中。在
今杭州府
餘杭縣。上會稽。注見前。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頌德。還
過吳。從江乘。故城在今江寧
府句容縣北。渡。並海上。北至琅琊之罘。
山名。在今山東登
州府福山縣東北。見巨魚。射殺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
人狀。占之。博士曰。神
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乃命以連弩候魚出。射
之。自琅琊至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西至
平原津平原。趙邑。
注見前。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
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秦官。屬
太僕。行符璽事趙高。爲書賜
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未付使者。七月。始皇崩于沙
邱。丞相斯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秘不發喪。棺載轀涼

車臥車也。有窻牖。閉則溫。開則涼。故名。後因載喪。飾以柳翣。遂爲喪車。中。所至上食奏事如故。獨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恬任外將。恬弟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爲忠信。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獄法。以爲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嘗有罪。使毅治之。毅當高法應死。始皇赦之。復其官。高既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然之。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成。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智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斯曰。皆不及也。高

曰。長子即位。必用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應劭曰舊曰徹侯。徹。通也。言其上通王室也。後避漢武諱。故曰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仁慈篤厚。可以爲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爲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長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恬不肯死。使者屬吏。繫諸陽周。故城在今甘肅慶陽府眞寧縣北。更置李斯舍人爲護軍。秦有護軍都尉。還報。胡亥知扶蘇已死。即欲釋恬。會毅出禱山川還。高曰。先帝欲立太子久矣。而毅以爲不可。不若誅之。乃

繫諸代。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鮑魚鮑魚也。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趙高用事。日夜毀惡蒙氏。二世遂殺恬兄弟。兄子子嬰諫曰。蒙氏。秦之大臣。一旦棄之。而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羣臣不相信。而鬬士之意離也。二世不聽。使御史曲宮之代。賜毅死。又遣使者至陽周。恬對使者曰。吾積功信于秦四世矣。今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四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而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九月。葬驪山。

下錮三泉。冶銅錮塞下至三重之泉。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葬既已。工匠為機者。盡閉之。無復得出。



二世皇帝

壬辰元年。綱目于是歲。即分列楚。趙。齊。燕。魏。諸國。考諸國。不久即滅亡。今不更為分注。二年三年所建國亦倣此。冬。十月。大赦。

春。帝東行。至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還。

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姓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

夏。四月。殺諸公子。公主。

二世謂趙高曰。人生居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隙決。裂也。裂開之隙。言其狹小。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邱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

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高曰。嚴法刻刑。誅滅大臣宗室。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益務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鞫治。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竹格反。磔也。）死于杜。（即杜陵故城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南。）相連逮者不可勝數。（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于內宮。將殺之。將閭仰而呼天者三。兄弟皆自殺。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上書請從死先帝。得葬驪山之足。二世大悅。賜錢以葬。）

復作阿房宮。

初。始皇作阿房。未就而崩。遂罷其役。至是。二世復營之。幷徵材士（如淳曰。有材多力之士。）五萬人爲衛。狗馬禽獸當食者

多。調郡縣轉輸菽粟芻稾。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秋。七月。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起兵于蘄。今江南鳳陽府宿州南蘄縣故城是。勝自立爲楚王。以廣爲假王。擊滎陽。注見前。是時。發閭左。閭。里門。應劭曰。秦以謫發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嘗有市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發右而秦亡。顏師古曰。閭左之釋。應最得之。戍漁陽。故城在順天府密雲縣西南。者。九百人。屯大澤鄉。在宿州西南。陳勝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乃相與謀。勝曰。天下苦秦久矣。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廣以爲然。共殺將尉。尉。官名。將領戍卒。故曰將尉。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

平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扶蘇被殺百姓未知其死項燕燕之死或以爲亡去爲壇而盟稱大楚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攻蘄蘄下徇蘄以東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陳守丞戰死遂入據之初大梁人張耳陳餘耳及魏公子無忌時爲客餘年少父事耳爲刎頸交在陳爲里監門秦滅魏重賞購二人二人變姓名俱之陳爲監門以自食陳勝既入陳耳餘詣門上謁勝素聞二人賢見之大喜陳中豪傑父老請立勝爲楚王勝以問耳餘對曰秦爲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如此野無交兵六國皆爲與國則兵不交鋒誅暴秦據咸陽以令

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勝少時嘗與人傭耕隴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及爲王其故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何勝出遮道而呼勝乃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夥頤方言歎其物盛大而多之辭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皆殺其長吏以應勝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捕逐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勝以廣爲假王監諸將擊滎陽廣尋爲禪將田臧所殺廣圍滎陽李斯子由爲三川守拒之廣不能下田臧以廣不知兵驕勝令殺之而奉其首于勝勝即以臧爲上將西迎秦軍臧敗死事在二年楚遣諸將徇趙魏以周文爲將軍將兵至戲今臨潼縣東北有戲亭戲水所逕戲水出驪山入渭少府秦官掌山林池澤之稅章邯齊太公支孫封郭其後去邑爲章氏邯字

陳涉驅戍卒假楚號所謂烏合除難者流安能成事哉孔鮒以聖裔負禮器而爲之臣豈誠如史遷所云積怨而發憤於涉乎未幾

少榮拒之楚兵敗走。綱目于是條大書楚以周文爲將軍將兵伐秦。劉友益曰。夷秦于列國也。考史例紀一朝之事。則以一朝爲統。秦雖無道。二世猶居帝位。綱目既用以紀年。不應直斥爲秦。且于此以後。既已書秦而望夷之弑。則又書帝。書法亦不書一。今于提綱改書其目及分注。依左傳稱周人之例。仍稱秦。漢以後各朝皆同此。

張耳。陳餘。請兵畧趙地。勝以所善陳人武臣武氏。宋武公之後。以謚爲氏。爲將軍。耳。餘爲校尉。予卒三千人狗趙。又令魏人周市狗魏。聞周文陳之賢人。文名章。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視日。占時日吉凶之官。習兵。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勝既遣周文。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斌之子。字子魚。孔子八世孫。陳涉之王。魯諸生持孔氏禮器歸之。故鮒爲涉博士。諫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無及也。不

涉敗鮒亦與之俱死固昧于所從矣

聽。文行收兵。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少府章邯請赦驪山徒。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至澠池。自刎死。事在二年。

八月。楚將武臣自立為趙王。

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白馬津名。注見前。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秦縣。故城在今直隸保定府定興縣。范陽人蒯徹。晉大夫蒯得。食采于蒯。後以為氏。徹史記避漢武諱。改曰通。說武臣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降君。君無以為秦所置吏誅殺。而以侯印授之。使馳驅燕趙之間。則燕趙諸城可無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張耳陳餘怨陳王不以為將軍。而以為校尉。又聞周文敗走。乃勸

武臣自立爲趙王。餘爲大將軍。耳爲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族武臣家。柱國房君（姓蔡名賜。上蔡人。爲勝上柱國。）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擊秦。陳王從其計。使使者賀趙。趣發兵西入關。耳餘勸武臣毋西兵。而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武臣以爲然。因不西兵。使韓廣畧燕。李良畧常山。張黶畧上黨。

九月。劉邦起兵于沛。（今縣屬江南徐州府。）自立爲沛公。（漢高祖事始此。）

劉邦。字季。沛豐邑（應劭曰。沛。縣。豐。鄉也。）中陽里人。爲人隆準龍顏。（隆。高。準。鼻。顏。額顙也。）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産作業。初爲泗上亭長。（秦法。十里一亭。亭長。主亭之吏。今沛縣東有泗水亭。括地志。漢高祖

斬蛇夜哭雲氣上覆多史臣附會興王之詞然以此而惑衆煽亂者亦有之矣

微時。爲亭長于此。常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秦縣。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單縣南。人呂公。好相人。奇其狀貌。以女妻之。即呂后。既而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見。季亡匿芒碭山在徐州府碭山縣東。與河南歸德府永城縣接界。中。數有奇怪。所居上常有雲氣。呂后與人從往。即得之。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勝起。沛令欲應之。掾主吏秦制。官各有掾屬。主曰掾。副曰屬。主吏。功曹也。蕭何。曹參。蕭與曹。皆以國爲氏。何參俱沛人。曰。君爲秦吏。今背之。恐子弟不聽。願召諸亡在外者以劫衆。乃召劉

季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令悔閉城（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爲收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祠黃帝旗幟皆赤）

楚項梁起兵于吳

項梁下相（故城在今江南徐州府宿遷縣西）人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俱出其下（吳中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用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舉也）鼎才器過人（始皇

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會稽守殷通武王克商。子孫分散。以殷爲氏。素賢梁。聞陳勝起。欲發兵應勝。使梁將。梁請召籍。籍入。梁眴音舜。動目而使之也。籍。籍拔劍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讋伏。莫敢起。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自爲會稽守。籍爲裨將。籍時年二十四。

齊田儋自立爲齊王。

儋。故齊王族也。與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周市畧地至狄。注見前。儋殺狄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擊市。走

之東畧定齊地。

趙將韓廣自立爲燕王。

韓廣至燕。燕豪傑立以爲王。廣以其母在趙。不許。燕人曰。楚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安敢害將軍母乎。廣乃立。居數月。趙奉其母歸之。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囚之。欲求割地。使者數往。燕輒殺之。有廝養韋昭曰。析薪爲廝。炊烹爲養。卒走燕壁。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卒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方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

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卒爲御而歸

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爲魏王而相之

周市已定魏地魏人欲立爲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各遣使立市市不受時魏故公子甯陵君咎甯陵注見前在陳王所市迎之使五反陳王乃遣咎市立爲王而相之

廢衞君角爲庶人衞自康叔至君角凡三十七傳而爲秦滅

初秦并天下而衞獨存至是二世廢之衞祀遂絶

癸巳二年趙將李良弒其君武臣張耳陳餘立趙歇爲王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畧太原至井陘還請益

兵。時秦兵方塞井陘道道逢趙王姊。良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之。良起慚。其從官。從官或請追殺之。良先得秦將書。詐為二世招良。意欲反趙。未決。因此怒。使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殺武臣。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故兩人得脫。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客或說耳餘曰。兩君羈旅。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歇。立之。居信都。今直隸冀州是。故城在州治東北。

章邯等擊敗楚軍。楚莊賈弒其君勝。降。呂臣討殺賈。復以陳為楚。

二世益發兵。遣長史秦官。丞相屬。司馬欣都尉秦官名。董翳晉董狐之裔。佐章邯。擊楚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軍張賀。

陳王出監戰。軍敗。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陳王至下城父。今江南潁州蒙城縣西北有下城父聚。以近故城父縣。故加下。其御莊賈殺之以降。陳王故涓人郎中涓。顏師古曰。主居中而潔除之人。呂臣為蒼頭軍。蒼頭注見前。起攻陳。殺賈。復以陳為楚。葬陳王于碭。今江南徐州府碭山縣有故碭城在縣南。諡曰隱。初。勝既為王。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而去。故人出入。或言勝故情。勝聞而斬之。諸故人皆引去。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以苛察為忠。諸將不親附。以及于敗。

秦嘉晉有秦堇父。其後以邑為氏。又嬴秦之支。以國為氏。立景駒楚公族。為楚王。

陳王初起時。淩秦縣。故城在今江南徐州府宿遷縣東南。人秦嘉。銍秦縣。今江南鳳陽府宿州西南有銍城。人董緤。符離今宿州。人朱雞石。取慮音秋閭。秦縣。故城在今徐州府睢寧縣西南。人鄭布。徐本徐國。楚滅之為縣。徐國注見前。人丁疾等。

皆特起。將兵圍東海今江南海州。守于郯。今郯城縣。屬山東沂州府。陳王聞。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為大司馬。殺武平君畔。及陳王軍破。嘉乃立景駒為楚王。

左右校秦官。即左右校尉。攻陳下之。呂臣走。得英布英氏。皋陶之後。以國為氏。軍。還復取陳。

英布。六春秋六國。秦為縣。六國。注見前。人。嘗坐法黥。故曰黥布。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亡之江中為羣盜。番陽今縣。曰鄱陽。屬江西饒州府。令吳芮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呂臣方敗走。與布遇。乃以其兵還破秦軍。陳復為楚。布引兵而東。

沛公得張良以爲廄將。主馬官。

初沛公破秦軍于豐。秦爲鄉。今縣。屬徐州府。令雍齒雍氏。周雍伯之後。以國爲氏。守之而之薛。前。注見齒雅不欲屬沛公。魏人招之。卽反爲魏守豐。沛公引兵攻之不能取。聞景駒新立在留。秦縣今爲留城鎮。在徐州府沛縣東。往從之。時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遇沛公于下邳。前。注見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留不去。景駒使沛公與秦戰。不利。攻碭拔之。得兵五六千人。還擊豐。不下。

項梁擊景駒。殺之。夏六月。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韓公子成爲韓王。

廣陵今江南揚州府治秦爲廣陵縣人召平。召氏召公之後以邑爲氏爲楚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乃渡江矯王令。拜項梁爲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秦縣。故城在今江南泗州天長縣西北。遣使欲與連和俱西。

陳嬰者。故東陽令史。素信謹。稱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于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衆從之。嬰以兵屬梁。及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梁衆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梁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兵擊殺嘉。駒走死。至薛。沛公往見之。梁予卒五千人。還拔豐。雍齒奔魏。使項羽攻襄城。前注見。不下。已拔皆阬之。梁聞陳王定死。召諸

范增請立楚後與張良請立韓後跡同而心異一則始終欲為韓報仇一則第因民望所屬而已其後義帝立未久卽遭江中之弑增不聞置一詞此蘇軾所以致論也固不可與良同日語矣

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鄛亦作巢。秦縣。故城在今江南廬州府巢縣。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漢書藝文志。南公三十一篇。陰陽家流。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言楚怨秦。雖三戶猶足亡秦。後項羽破章邯于三戶津。邯降羽。秦遂亡。乃讖也。今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于民間。為人牧羊。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都盱眙。今縣。屬江南泗州。以陳嬰為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張良說梁曰。君已立楚後。韓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梁從之。立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西畧韓地。

得數城。秦輙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秦郡。注見前。

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魏相市敗死。魏王咎自殺。

章邯擊魏王于臨濟。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平丘。有臨濟亭。齊田儋死此。平丘。注見前。

魏使周市求救于齊楚。齊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爲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走楚。

齊人立田假爲王。故王儋弟榮逐假。立儋子市爲王而相之。

假。王建弟也。齊人聞田儋死。立以爲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儋弟榮收儋餘兵。走東阿。春秋柯邑。秦曰東阿。柯邑。注見前。章邯追圍之。項梁引兵擊破章邯軍。章邯走而西。田榮東歸。

項梁獨追北梁別遣項羽沛公攻城陽屠之復攻定陶西略地至雍丘與秦軍戰破之斬李由城陽定陶雍邱注俱見前八月田榮逐王假假亡走楚田角走趙田閒前使趙因留不敢歸

立儋子市爲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項梁追逐秦軍數使使者趣齊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肯出兵

下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吏去疾自殺斯要斬夷三族以宦者趙高爲中丞相

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請修申韓之術行督責之道且言督責必則所求得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悅于是行督責益嚴刑者相半于道民益駭懼思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

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秦官。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習法者。待事來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于高。高知李斯將以爲言。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繇役。聚狗馬無用之物。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高曰。請候上間語君。于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在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丞

相長男由守三川。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傍縣近縣也。斯上蔡人。與勝陽城相近。故云傍縣之子。猶言子弟也。以故公行過三川。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二世欲案丞相。恐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趙高罪。二世曰。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斯又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進諫。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四邊戍轉。戍。征戍也。轉。轉運也。二世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爲。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吏按罪。去疾劫自殺。斯自負其辯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二世屬高治之。責與由反狀。榜掠千餘。斯不勝痛。自誣服。斯從獄中

上書。自陳前功。幸二世寤而赦之。高棄去不奏。而使其客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來覆訊斯。斯更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更言辭服。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矣。高皆妄爲反辭以相傳。遂具斯五刑論。秦法。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于市。謂之具五刑。要斬咸陽市。斯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高爲中丞相。事皆决焉。

章邯擊破楚軍于定陶。項梁死。

項梁既破章邯東阿西北。至定陶。又破之。益輕秦。有驕色。宋義宋以國爲氏。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使宋義于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

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項羽沛公方攻陳留。秦縣。今屬河南開封府。臣瓚曰。宋亦有留。此留屬陳。故名陳留。聞梁死。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已而楚懷王自盱眙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其父青爲令尹。沛公爲碭郡長。封武安侯。號項羽爲魯公。封長安侯。

楚立魏豹爲魏王。

豹之走楚。楚王與卒數千人。使徇魏地。豹下二十城。乃立爲魏王。

章邯擊趙。圍趙王于鉅鹿。今直隸順德府內鄉縣。本趙鉅鹿邑。秦置縣。爲鉅鹿郡治。漢因之。後魏改曰內鄉。今之鉅鹿縣。乃漢南䜌縣。隋改曰鉅鹿者也。楚以宋義爲上將軍。救之。

章邯既破項梁。以楚地兵不足憂。乃北擊趙。破邯鄲。張

耳以趙王走入鉅鹿。王離王翦之孫。圍之。陳餘北收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其南。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攻益急。趙數請救于楚。楚王聞宋義先策武信君必敗。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言于楚王。以義爲知兵。召與計事。大說之。以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以救趙。義號卿子冠軍。卿子。人相褒尊之辭。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諸別將皆屬焉。

楚遣沛公西入關。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是時秦兵尚彊。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憤激也。願與沛公西入關。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且楚進取數敗。謂陳涉項梁。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

宋義能策人之敗而自不免項羽之矯殺所謂當局者迷乎

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王乃遣沛公收陳王項梁散卒以西

甲午三年楚次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章邯軍虜王離

宋義至安陽今山東曹州府曹縣東有安陽城即宋義留兵處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因下令曰有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斬之遣其子襄相齊送之無鹽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東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

飢。項羽曰。今歲饑民貧。卒食半粟。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狥其私。非社稷之臣也。晨朝義。即其帳中斬之。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莫敢枝梧。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遣使報命于王。王因以羽為上將軍。鉅鹿城中。兵少食盡。張耳數召陳餘。餘不敢前。耳又使張黶陳澤。讓之。要與俱死。餘使黶澤將五十人。先嘗秦軍。皆沒。十二月。羽使當陽君即黥布。蒲將軍。顏師古曰。布與蒲將軍。乃二人。服虔以為一人。非。將二萬人渡河。絕秦甬道。戰少利。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沉船。破釜甑。燒

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章邯引却。遂虜王離。時諸侯軍鉅鹿者十餘壁。齊將田都。燕將臧荼。及齊王建孫田安。來救。張耳子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皆壁陳餘軍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趙王及張耳出鉅鹿城。謝諸侯。張耳責讓陳餘。問黶澤所在。疑餘殺之。餘怒。解印綬與耳。耳不受。餘起如廁。客或說耳急取之。耳乃佩其印綬。收其麾下。餘遂與數百人去河上澤中漁獵。二人由此有隙。

沛公擊昌邑。秦縣。故城在今山東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彭越。彭氏。大彭之後。以國為氏。以兵從。

越昌邑人嘗漁鉅野澤（即禹貢大野在山東曹州府鉅野縣北澤最廣大元末爲黃河所決）遂涸中爲羣盜楚兵起澤間年少相聚百餘人請越爲長越謝曰臣不願也彊請乃許之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至期多後或至日中于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越竟斬之徒屬皆驚莫敢仰視乃畧地收散卒得千餘人至是以其兵歸沛公

沛公使酈食其（酈音歷黃帝支孫封酈後以爲氏食其音異基）說陳留下之

沛公過高陽（此杞縣之高陽城注見前）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顏師古曰失業無次也）爲里監門（時諸將畧地過者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深自匿）沛公麾下有騎士適食其里中子食其使言于沛公

酈生謂騎士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真吾所願從遊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輙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生所誡者 沛公至傳舍使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酈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于是沛公輟洗攝衣延生上坐問計生曰足下兵不滿萬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又多積聚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使令下降也)即不聽足下引兵攻之臣為內應于是遣酈生行

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生爲廣野君。爲說客使諸侯。生弟商亦聚衆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使將陳留兵以從。

章邯以軍降楚。

章邯軍棘原。在直隸順德府平鄉縣南。項羽軍漳南。漳水之南。漳水注見前。相持未戰。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留司馬門。顏師古曰。宮垣之內。兵衞所在。四面皆有司馬。司馬主武事。故總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恐。走還。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至軍。報曰。趙高用事于中。下無可爲者。今戰勝。高疾吾功。不勝。不免于死。願孰計之。陳餘亦遺邯書。書曰。將軍爲秦將三歲。所亡失已十數萬。而諸侯並起玆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有功亦誅。無功

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將軍何不與諸侯爲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鑕。妻子爲戮乎。章邯狐疑。陰使羽約未成。羽遣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與秦戰。再破之。羽又擊敗之汙水。在臨漳縣西南。出武安山。入漳。今絕。上。邯遂請降。羽乃與盟于洹水註見前。南。立以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將秦軍行前。顏師古曰。謂居前而行。

沛公入武關。

沛公南攻潁川。秦郡。註見前。因張良略韓地。文穎曰。潁南北皆韓地。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出轘轅。山名。在河南府偃師縣東南。元和志。山路險阻。凡十二曲。將去復還。故曰轘轅。略南陽。南陽守齮戰敗。走保宛。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楚宛邑。秦爲縣。隋始改今名。沛公引兵過之。張良曰。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沛公乃夜

從他道還。圍宛。齮舍人陳恢。踰城見沛公。約降。恢曰。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許之。七月。齮降。封殷侯。恢千戸。引兵而西。無不下者。所過令毋得鹵與虜同。掠。秦民皆喜。八月。遂入武關。

趙高弒帝于望夷宮。在西安府涇陽縣東南。立子嬰爲王。子嬰誅高。夷三族。

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于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高

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是。沛公已破武關。二世使責讓高。高懼。與其壻咸陽令閻樂。閻以鄉爲氏。謀弒二世。時二世將祠涇水。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卜曰。涇水爲祟。故欲祠涇。齋于望夷宮。高詐爲有大賊。令樂發吏卒。至宮殿門。縛衛令。秦衛尉。掌宮門屯兵。屬有衛士令。僕射。注見前。殺之。射郎。秦官。掌守門戶。宦者。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樂與高弟郎中令成。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惶擾不鬬。有宦者一人。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對曰。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爲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願爲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爲天下誅足下

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召諸大臣公子告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宜爲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在西安府咸寧縣南。漢曰宜春下苑。）中。九月。趙高令子嬰齋廟見受璽。齋五日。高使人請子嬰。子嬰稱病不行。（子嬰與其二子及宦者韓談。謀曰。丞相殺二世。恐羣臣誅之。乃詐以義立我。聞高與楚約滅秦而分王關中。今使我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自往請。子嬰遂刺殺高。三族其家以徇。

沛公擊嶢關。（卽藍田關。在西安府藍田縣東南。）破之。

先是。趙高既弒二世。使人與沛公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及子嬰誅殺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

曰。秦兵方彊。願益張旗幟為疑兵。而使酈生。陸賈（齊宣王少子通封陸鄉。因以爲氏。賈楚人。）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在藍田縣南。）擊秦軍。大破之。

天道遠人事邇沛公仗義而西三章之約炳然應天順人若以五星聚爲入關之祥脫令項羽先入亦足當其兆乎抑竟無其事乎甘公亦嘗語塞矣且高允崔浩讜論如棼絲則其事之真僞從可思耳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二

楚漢

乙未 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劉邦元年是歲秦亡。綱目于楚漢之際每甲子下俱分列諸國今但列楚漢諸國倏立倏亡不備載

五星聚于東井 歲星東方春木熒惑南方夏火太白西方秋金辰星北方冬水塡星中央季夏土東井八星天之南門主水衡自井十度至柳三度爲鶉首之次屬秦分漢書天文志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從歲星也後魏高允曰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何因背日而行崔浩曰五星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宋劉攽曰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考漢書律歷志秦以十月爲正劉攽之言蓋本于此

沛公至霸上 霸白鹿原在西安府咸寧縣東水經注白鹿原東即霸川之西謂之霸上霸水注見前

秦王子嬰降

樊噲起屠狗從軍行間乃有留居之諫功不在蕭曹下開代英材識見固當如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應劭曰。組。天子韍也。係頸。言欲自殺。封皇帝璽。始皇藍田玉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子嬰上之。漢代傳受。號傳國璽。符。玉符以發兵將。節。號令賞罰之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降軹道亭名。在今咸陽縣東北。旁。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樊噲沛人。張良諫。樊噲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爲富家翁邪。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聽樊噲言。

乃封秦重寶府庫。還軍霸上。悉召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抵當也隨其輕重制法。餘悉除去。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喻之。秦民大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尹氏起莘曰。沛公仗義入關。除秦苛法。如救焚拯溺。雖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如是而已。

項籍阬秦降卒于新安。今縣。屬河南河南府。

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先是諸侯吏卒。繇戍過秦中。秦人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楚。諸侯吏卒。乘勝折辱。奴虜使之。故多怨。羽計衆心不服。至關必危。于是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

沛公於項羽雖未至言聽計從然第曰君臣非不相得者乃入關以前既不閉關拒其阬秦降卒入關以後又不閉關拒其屠燒咸陽而甘心於舉玦舞劍以除沛公微論王者不死所

新安城南。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翳入秦。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冢。在臨潼縣東。俗呼當陵。大掠而東。

有鯫生臣瓚曰。鯫。姓。服虔曰。鯫。小也。說沛公。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沛公從之。項羽至關。關閉不得入。又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擊破關。進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于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羽益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鴻門。坂名。在臨潼縣東。今曰項王營。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謂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季父項

見抑未已

伯素善張良（伯在秦時嘗殺人良救之）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固要項伯入見沛公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背德項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遂去具以告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鴻門（沛公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應

噲出。使項莊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為壽畢。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于是張良出見樊噲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即帶劍擁盾兵器。所以捍身。入。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裂。羽按劍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驂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斗卮酒。一生彘肩。噲立而飲酒。拔劍切彘肩盡啗之。羽曰。壯士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畔。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羽未有以應。須

臾。沛公起如厠。招噲出。與亡去。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沛公獨騎。噲步從。間行趣霸上。至軍立誅曹無傷。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破玉斗。曰。唉。唉哀嘆恨發聲之辭。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冢。以三十萬人運物。三十日不能窮。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國。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又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

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項籍尊楚懷王爲義帝。

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言如前約。）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乃陽尊懷王爲義帝。徙之長沙。都郴。（郴今湖南郴州。）

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孟康曰。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立沛公爲漢王。

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注見前。）都南鄭。（今縣。陝西漢中府治。）而三分關中。王

秦降將以距塞漢道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即今興平縣屬西安府司馬欣故爲櫟陽獄掾有德于項梁爲塞韋昭曰即桃林塞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前注見董翳勸章邯降楚爲翟春秋白翟之地王王上郡前注見都高奴故城在今陝西延安府膚施縣東復分天下以王諸將徙魏王豹爲西魏王項羽欲自取梁地故徙之王河東都平陽前注見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前注見申陽張耳嬖臣先下河南迎楚爲河南王都洛陽司馬卬趙將定河內有功爲殷殷故墟王都朝歌前注見徙趙王歇爲代王居代前注見立張耳爲趙相從入關爲常山王王趙都襄國今直隸順德府英布爲楚將常冠軍爲九江王都六前注見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爲衡山王都邾故城在湖北黃州府黃崗縣東南芮將梅鋗封十萬戶侯共敖共以邑爲氏敖義帝柱國擊南都功多爲臨江王

故國紛爭黎民塗炭蕭何於漢王失職憤怒時首言養民致賢其識有大過人者焉可以刀筆吏少之

王江陵今縣荊州府治從燕王廣為遼東王都無終尋為臧荼所殺無終前注見臧荼臧音臧氏之別荼燕將從楚救趙入關為燕王都薊前注見從齊王市為膠東王都即墨前注見立田都齊將從楚救趙入關為齊王都臨淄田安王建孫下濟北引兵降楚為濟北王都博陽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有博縣故城漢曰博陽諸侯罷兵就國田榮數負項梁又不肯從楚擊秦故不封陳餘棄將印去又不從入關然素賢羽不得已封之南皮三縣二人由是皆怨羽

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韓

漢王以項羽背約怒欲攻之蕭何諫曰夫能詘于一人之下而信于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

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張良送至褒中。今漢中府褒城縣。漢褒中。日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在褒城縣北。接鳳縣東北。統名連雲棧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

齊田榮自立爲齊王。

田榮聞楚立田都爲齊王。大怒。發兵擊走都。都亡走楚。因留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王。竊之國。榮追殺之。時彭越在鉅野。有兵萬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殺田安。榮遂自立。盡王三齊之地。謂齊及濟北。膠東。

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

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又無軍功。廢以爲侯。已又殺之。張良遂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獨將。嘗爲畫策臣。時

時從漢王。項王既殺韓王成，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

漢王以韓信爲大將。還定三秦。

韓信。淮陰，秦縣，故城在今江南淮安府清河縣東南。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嘗數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知其意，遂絕去。至城下釣，有漂母哀之，飯信。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孰視之，俛出跨下，一市皆笑。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後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亡歸漢。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即夏侯嬰。夏侯氏，杞之後，以國爲氏。嬰，沛人。初爲滕令，故號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于王。以爲治粟都尉。秦官。掌穀貨。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歌謳思歸

多道亡者信亦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或言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且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乃欲拜信為大將何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

韓信登壇數語劉與項瞭已若指掌以項羽為匹夫之勇人人能言之以為婦人之仁則信所獨見也

爭權天下非項王邪。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信亦以為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惡叱咤。喑烏鴆反。惡烏路反。懷怒氣也。叱尺栗反。咤卓嫁反。發怒聲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嘔與姁通。至人有功當封爵。印刓烏丸反。無廉鍔也。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言敵無不敗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

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彊以威王之。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願大王王秦。于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尺書。以責所伐者。）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引兵從故道（秦縣。故城在今漢中府鳳縣西北。）出襲雍。章邯迎戰。敗走廢丘。（明年。漢兵引水灌廢丘。邯自殺。）漢王至咸陽。塞王欣翟王翳皆降。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梁（田榮。彭越。）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王陵以兵屬漢

陵沛人漢王微時常兄事之及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屬漢項王執陵母欲以招之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漢王使將軍薛歐王吸因陵兵從南陽迎太公呂后于沛項王發兵拒之不得前）

丙申 西楚二年漢二年 是歲楚義帝亡

項籍弒義帝于江中

項籍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稍稍叛之籍乃密使吳芮黥布共擊殺之江中

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代王歇復爲趙王立餘爲代王

陳餘在南皮（今縣屬直隸天津府）聞田榮已王齊乃使夏說（百名把之別）

不得封者。爲夏氏 往說榮。假齊兵擊常山。復趙王。榮許之。遂共襲常山。張耳敗走。欲之楚。甘公齊人。善說星者。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也。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乃走漢。餘已敗耳。收趙地。迎代王歇復王趙。歇德餘。立以爲代王。餘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漢立韓王孫信爲韓王。

信。韓襄王孽孫。張良下韓故地。得之以爲韓將。從漢王入關。又從入漢中。漢王既定三秦。拜信爲韓太尉。使畧韓地。漢王東出關。至陝。今河南陝州。鎮撫關外父老。于是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皆降。乃立信爲韓王。

漢王都櫟陽。注見前。

漢王自陜還遂都櫟陽故秦苑囿園池皆令民得田之。

楚擊齊王榮敗死。田橫立榮子廣爲齊王。

項王至城陽齊王榮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王乃復立田假爲齊王燒夷齊城郭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于是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擊走假。假亡走楚。楚殺之。立榮子廣爲王而相之。

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爲護軍中尉。

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平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遊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不治生產乃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卽逐其婦。王愼中曰史臣先載伯逐其婦事爲平明盜嫂之誣。里中社平爲宰。主割肉也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

陳平幾纔觀其躶而刺船已見一斑至云不受金無以為資此實不可為訓臣節尚廉古今通義而在行軍御衆時所關尤重彼后勝相齊郭開用趙非皆受金者乎厥後漢高論相以平智有餘而難獨任或亦早見及此矣

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初事魏王咎。說不聽去事項王。拜都尉。及漢下殷。乃渡河歸漢。先是殷王反楚項王使平擊之。殷降項王拜平都尉賜金二十鎰。無何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還項王。而挺身間行仗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疑為亡將。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覺。乃解衣。躶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與語。悅之。問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都尉。使驂乘。典護軍。諸將盡讙。音喧。譁也。王聞之。益厚平。周勃沛人。灌嬰灌氏。夏斟灌氏之後。嬰睢陽販繒者。言于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居家時嘗盜其嫂。今為護軍。多受諸將金。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一作微生。或曰即微生高也。孝己。殷高宗子。有孝行。之

董公遮說其詞雖出於荀卿王翊即漢王縞素發兵時精是仗義執言而已不然設令義帝而在漢王亦果能終出其下乎

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又召平而問焉。平曰。臣居楚。聞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躶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不敢復言。

漢王至洛陽。爲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漢王至洛陽。新城（注見前。）三老（秦制。縣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置三老。有秩。掌教化。）董公（楚漢春秋。董公八十二歲。秦世隱士。名未詳。漢封成侯。）遮說（橫道自言。）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弒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

彭城去沛不二百里漢王既入即當迎取太公乃亟亟子寶貨美人置酒高會此與項羽入秦何異卒至

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于是爲義帝發喪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弑之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河南河東河內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初張耳走漢漢王厚遇之及是漢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于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餘乃遣兵助漢許氏衡曰董公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從順去逆已于此決矣當日漢王仗義而東天下爲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漢王以五諸侯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兵伐楚入彭城項籍自齊還破漢軍以漢太公呂后歸

項王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田橫距楚城陽楚連戰未下欲遂破之

家室俱亡幾陷其親於鼎俎而分羹之語雖出權變實非君子所忍聞也。

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至外黃。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彭越將三萬人歸漢。越收魏地十餘城。請立魏後。漢王曰西魏王豹眞魏後。乃以越爲魏相國使畧魏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寶貨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亦曰湖陵。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南。至蕭。注見前。大破漢軍。漢軍入穀。睢水分流也。亦曰碭水。在碭山縣東南。泗注見前。及睢水。故汴水分流也。舊自河南開封歸德至江南徐州入泗。今上流俱堙。其在宿遷縣者。謂之小河。死者二十餘萬人。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不相得。道逢子盈卽孝惠帝。及女。卽魯元公主。載以行。楚騎追漢王。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

遂得脫。而太公呂后竟爲楚所獲。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項王置軍中以爲質。時呂后兄周呂侯名澤將兵居下邑下邑故城在碭山縣東漢王間往從微道而往。從之。諸侯見漢敗，復背漢與楚。殷王卬死，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楚。陳餘聞張耳詐死，亦背漢。魏王豹請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津，反爲楚。

漢王遣隨何隨氏隨侯之後以國爲氏使九江。

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項王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爲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

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謁者隨何請使與二十八俱。

漢王至滎陽。注見前。

漢王收集散卒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音附著也。未傅未著名籍者。者悉詣軍。韓信亦以兵與漢王會。軍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即春秋鄭京邑。秦為縣。故城在開封府滎陽縣東南。索今滎陽縣治。即古大索城。又有小索城。在縣北。閒。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遂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敖山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水經注。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故曰敖倉。粟。

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為太子。

大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

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王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侯主上來還，乃以奏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漢王在滎陽，數使使勞苦何。鮑生謂何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王必益信君。何從之，漢王大悅。

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

魏王豹畔漢。漢王謂酈食其曰：緩頰徐言也。往說之。酈生往，豹謝曰：漢王慢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不忍復

見也。酈生還。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即魏少梁。故城在陝西同州府韓城縣南。)以木罌渡軍。(以木押縛罌缻以渡也。)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傳詣滎陽。(後漢王使豹與周苛守滎陽。楚圍之急。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信請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王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

丁酉(楚三年。漢三年。)十月。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注見前。)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

陳餘事與宋襄一轍宋襄不鼓不成列而用人於次睢之社陳餘不用詐謀而於刎頸交亦欲得其首世將知其迂謬而不知其愚惡可笑也

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戰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從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喜乃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萆音蔽藏隱山間使敵不見）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卽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餐（小飯曰餐立駐而傳食）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

擊之大戰良久于是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
壁逐之水上軍殊死戰不可敗信所遣二千騎者馳入
趙壁拔趙幟立漢幟趙軍已不能得信耳欲還壁壁皆
漢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
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
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云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
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
戰之也非置死地使人自爲戰彼將皆走尚可得而用
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而
師事之問伐燕齊何若左車謝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
勇臣何足以權大事信固請左
車曰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餘萬衆名
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傾耳以待命然而衆勞卒

罷，其實難用。今舉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曠日持久。燕若不破，齊必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為將軍計，不如按甲休兵，北首燕路，發一乘一使，奉尺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遂用左車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而與張耳行定趙地。

是月，甲戌晦，日食。

十一月，癸卯晦，日食。

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隨何至九江，說黥布歸漢。何謂布曰：大王與楚，同為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為彊，可托國也。夫楚雖彊，背盟約而殺義帝，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得解。楚不如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于危亡之楚，竊為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責

李德裕以漢王見黥布深得御駕英雄之術其說非也踞牀洗足不過慢侮故習即飲食帷帳亦屬招徠豪傑之常即使有心措置其見亦甚鄙布本驪山之徒趣不高而欲易厭故爾輕喜易怒如嬰術中適自成其爲布而已

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者而攻楚楚使龍且擊破之布乃閒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皐布使人至九江楚已收布兵盡殺其妻子

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爲臣妾大王南面稱霸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酈生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

箸爲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偃革爲軒（革兵車軒朱軒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游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彊（言無彊於楚者）六國復橈而從之（若六國立必復屈橈而從楚）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楚圍漢王于滎陽范增死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

陳平此計乃欺三尺童未可保其必信者史乃以爲奇而世傳之可發一笑

臣亞父（項羽尊范增爲亞父。）鍾離眛（楚伯州犂居鍾離，其後以邑爲氏。）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爲人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觔。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眛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項王果疑眛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大牢具。舉進。見楚使。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也。乃項王使。即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告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項王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漢王走入關。彭越擊楚。楚還兵擊之。漢王復軍成皋

楚圍滎陽益急將軍紀信（紀爲齊所滅其後以國爲氏）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于是陳平夜出女子二千餘人楚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是爲黃屋）左纛（羽毛幢在車衡左方上注之故曰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周苛守滎陽）項王燒殺紀信漢王自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轅氏陳大夫轅濤塗之後亦或從袁）說王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然後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出兵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果引兵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初漢王敗彭城越盡亡其所下梁地往來爲漢游兵至是越渡睢破楚軍下邳）

殺薛公（楚將。）項王東擊越，漢王于是復軍成皐。

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皐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齊

項王既破走彭越，乃引兵西拔滎陽，烹周苛。（項王生得周苛，欲降之。苛罵曰：若不趨降漢，當爲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怒，烹之。）遂圍成皐。漢王跳（徒彫反，獨出也。）出成皐玉門，（玉門，成皐北門。）獨與滕公共車北渡河，宿小修武。（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有小修武聚，獲嘉古修武也。）自稱漢使者，晨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即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注見前。）漢王欲捐成皐以東，而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夫敖倉

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師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蜚狐口在今直隸易州廣昌縣北。）守白馬之津（注見前。）以示諸侯形制（因地形以制敵。）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時漢王已得韓信軍復大振屯小修武欲復與楚戰郎中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綰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劉賈漢王從父兄盧綰豐人與漢王同里。）

有星孛于大角。（漢書天文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

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復擊取之。

彭越攻徇梁地下外黃等十七城。項王聞之。令大司馬曹咎守成皐。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數日乃

項羽生平所過殘滅猶首肯外黃小兒之言所謂號人當如是也使范增而在有愧畢陳多矣

降。項王欲盡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項王曰。彭越彊擊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阬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從此以東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從之。梁地俱復為楚。

戊戌　西楚四年。漢四年。　漢韓信襲破齊。齊王廣走高密。今縣。屬山東萊州府。

先是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兵出關。而責義帝之處。義帝弑于江中。不知處所。故責之。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項王有背約之名。有殺義帝之負。記人之過。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

之事。歸于漢王。可坐而策也。今又已據敖倉。塞成皐。守白馬。距蜚狐。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納之。遂與漢平。而罷守備。與酈生日縱酒爲樂。韓信引兵至平原。聞酈生已說下齊。欲止。蒯徹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之衆。歲餘乃下趙五十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渡河。襲破齊。齊王以酈生爲賣己。烹之。東走高密。使使請救于楚。

漢王復取成皐。與楚皆軍廣武。山名。在河南開封府河陰縣北。東連滎澤。西接汜水。項王之擊彭越。戒曹咎曰。謹守成皐。卽漢欲戰。愼勿與戰。項王已東。漢數挑楚戰。曹咎不出。漢使人辱之數日。

咎怒。渡兵汜水。在開封府汜水縣西。半渡。漢擊破之。盡得楚金玉貨賂。咎及司馬欣。俱自剄汜水上。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項王聞咎等破。亦還軍廣武。廣武有二城。西城漢所築。東城項羽所築。夾城之間。有絕澗。斷山。曰廣武澗。與漢相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烹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乃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鬭力。項王三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射者樓煩。輒射殺之。項王怒。乃自被甲持戟出。

樓煩欲射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漢王使閒視之乃項王也大驚因與項王臨廣武澗而語項王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之曰懷王命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還報擅劫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王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罪九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王大怒伏弩射漢王傷胸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因病創卧張良彊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王

從之疾甚因馳入成皐。

楚救齊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虜齊王廣田橫自立為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

韓信東追齊王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鬭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顔師古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于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于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半可得何爲而止遂進與漢軍夾濰水（濰水前注見）而陳信夜令人爲萬

餘囊盛沙壅水上流且半渡擊且陽不勝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且楚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田橫以廣死自立爲王灌嬰擊走之橫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楚且爲漢盡定齊地

漢立張耳爲趙王

初韓信破趙請立張耳爲王以撫其國漢王許之至是乃立耳爲趙王耳子敖尚漢魯元公主耳王一年卒敖嗣立

漢立韓信爲齊王

韓信使人言于漢王曰齊邊楚反覆之國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來乃欲自立

武涉說韓信乃將主命惟恐言之不至蒯徹何爲者既說信伐齊使酈生不免受烹又說信背漢終鐘室不終厄蒯徹此議論過武涉而傾危禍人猶戰國辯

邪。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操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擊楚。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盱眙人。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涉謂信曰漢王與兵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不休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輒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足下雖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然項王今日亡次即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于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去。蒯

徹知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之術相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徹曰。天下初發難也。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智勇俱困。兩主之命懸于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彊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豈可鄉利而倍義乎。徹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去。佯狂爲巫。

漢立英布爲淮南王。

漢立布使擊楚。布徇九江。得數縣。仍都六。

漢初爲算賦。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治庫兵車馬。

北貉顏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是也。燕人。致梟騎助漢。胡三省注。貉人及燕皆來助漢。

是月。漢王令軍士死者。吏爲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歸太公呂后于漢。解而東歸。

時漢關中兵益出。食益多。楚軍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項王恐。會漢遣侯公說項王。請歸太公。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即河溝。注見前。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饑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己亥 漢五年。是歲西楚亡。以一歲而分繫兩代。今于楚漢之際亦然。商周受命之年。皆

漢王追項籍至固陵。故城在河南陳州府淮寧縣西北。籍擊敗之。

漢王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

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

漢王以齊王信。魏相國越。及淮南王布等兵。圍項籍垓下。今江南鳳陽府靈壁縣東南。有垓下聚。即漢高祖圍項羽處。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兵迎黥布。隨劉賈皆會。項王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聞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

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于是項王乘其駿馬。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山名。在今江南和州北。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項王引而東。至東城。故城在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南。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項王引騎。依四潰山。在和州北。石上有馬跡。亦稱四馬山。爲陳。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天下。今卒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斬將艾旗。乃後死。于是分其騎爲四隊。四鄉。漢騎圍之數重。項王大呼。馳斬一

將復斬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諸騎皆服項王欲東渡烏江今和州有烏江浦在烏江故縣東亭長艤船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亦足王也今獨臣有船願大王急渡項王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獨不愧于心乎乃以所乘騅馬賜亭長自剄而死漢將王翳取其頭楊喜呂馬童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漢封五人皆爲列侯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聲爲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因持項王頭示之乃降漢王以魯公號葬項王于穀城山名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北親爲發喪哭之而去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遣劉賈擊臨江王共尉虜之

初西楚所立臨江王共敖。敖死。子尉嗣爲王。漢既定楚
尉不降。乃遣劉賈擊虜尉

更立齊王信爲楚王。魏相國越爲梁王。

漢王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已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無後。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爲楚王。王淮北。都下邳。謂相國建成侯越勤勞魏民。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與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爲德不竟。召辱己少年。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赦

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劉攽曰。讀曰歟。助辭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